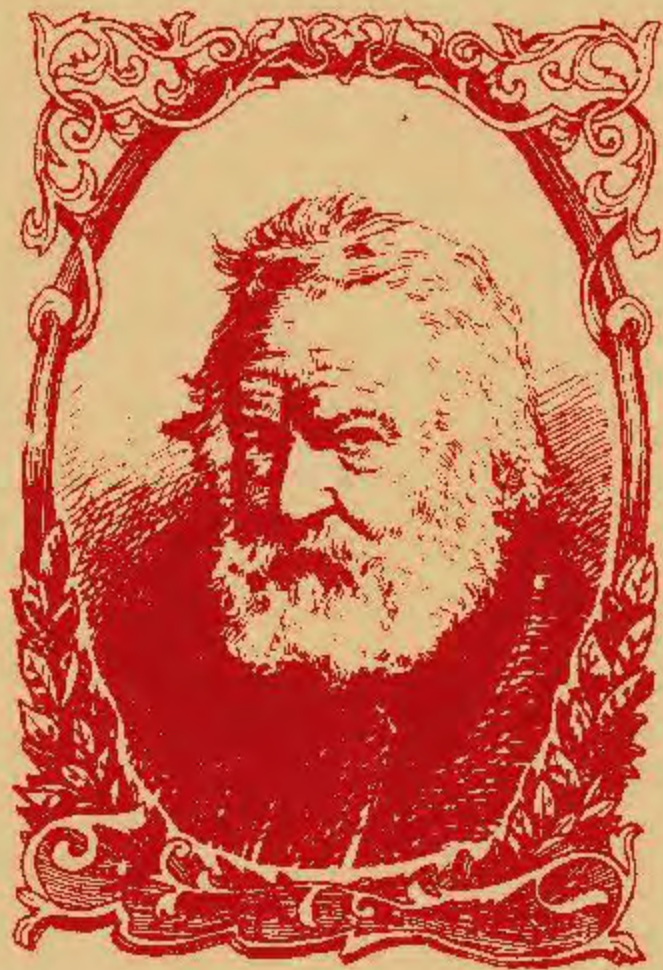


悲慘世界



悲 慘 世 界

(五)

原著：法·雨果

翻译：李 丹

改编：陆和逊 张定华

绘画：张定华



HJK767制作

内 容 提 要

本集是全书最后一集，它继第四集写到冉阿让在街垒里放走沙威之后，第二天政府军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起义者几乎全部壮烈牺牲，马吕斯也负了重伤。冉阿让把昏迷了的马吕斯救出街垒，躲进了下水道。在这绝路中意外地遭到纳第的抢劫。当他走出下水道，在洞口又遇上了沙威。冉阿让要求沙威允许他把马吕斯送回吉诺曼家，然后再随沙威前去投案。沙威不但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且受到良心的谴责，竟自离去，投河自尽，从此冉阿让完全自由了。冉阿让设法成全了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婚姻，并向马吕斯表白了自己曾是苦役犯。不料遭到马吕斯的鄙视，拒绝他再和珂赛特见面。

后来，马吕斯从德纳第嘴里得知冉阿让就是自己到处寻觅的救命恩人，即是受人崇敬的马德兰先生，他这才悔恨交加，立即带着珂赛特去看望老人。但是冉阿让由于情感上受到打击，这时已处于弥留之际。老人向他们作了临终的嘱咐，便惨然离开了人世。



1. 东方才露出灰白的曙色，政府军又向起义者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大炮怒吼，枪声呼啸，一支强大的步兵呈战列纵队向街垒猛冲。



2.肉搏，短兵相接，这是一对六十的悬殊战。起义者十四小时没有进食，疲惫不堪，鲜血淋漓。然而他们宁死不屈，坚守阵地。



3. 在火光和硝烟中，起义者一排排地倒下。安灼拉带着七、八个战士向街垒后面的酒店撤退



4. 起义者撤进了酒店，进攻者立即聚集门外。安灼拉把门堵住，向大家说：“我们死，也必须使对方付出更高的代价。”



5. 炮弹轰塌了酒店的墙壁，枪弹象暴风雨般地向起义者倾泻。
政府军爬上酒店的断墙，冲进了二楼。



6. 二楼里尸体横陈，起义者只有安灼拉一个人还活着。他目光炯炯，昂首挺立，神情可怖，致使进攻者不敢近前。



7.突然有人大叫：“这是他们的头头，是他杀了我们的炮长，将他就地枪决！”立即有十二支枪默默地瞄准了他。



8. 安灼拉摔掉手里的枪筒，挺起胸膛，凛然不可侵犯。他坦然地说：“开枪吧。”



9. “瞄准!”班长发出命令。“等一等。”一个军官阻止说，他转向安灼拉，问道：“需要替您蒙上眼睛吗?”“不要。”



10. “且慢，”一个低沉的声音说，“共和国万岁！我也是
一个！”突然从死尸堆中爬出一个浑身是伤的人来。他是格朗太尔。



11. 格朗太尔撑起身子，靠着安灼拉，站到一排枪口前面，说：“你们一次打两个吧。”他转向安灼拉，温和地问：“你允许吗？”安灼拉微笑着握了握同志的手。



12. 排枪响了，格朗太尔应声而倒。安灼拉身中八枪，却象被子弹钉在那儿一样，昂然屹立。



13. 在街垒的另一头，马吕斯也被子弹击中了，他感到一阵眩晕，摔倒在地。



14. 马吕斯迷迷糊糊地感到有一只手抱住了他，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俘虏。他哪里知道是冉阿让的手。在硝烟中，冉阿让一直跟踪着马吕斯。



15. 冉阿让乘政府军攻入酒店的当儿，抱起马吕斯，拐进了一间没有烧着的房子。这是街垒里唯一平静的小角落。



16.眼看政府军开始搜索、追捕逃亡者了。怎么才能带着这个垂死的青年逃出这屠杀场呢？冉阿让感到自己又陷入了八年前小比克布斯女修院外的那条死胡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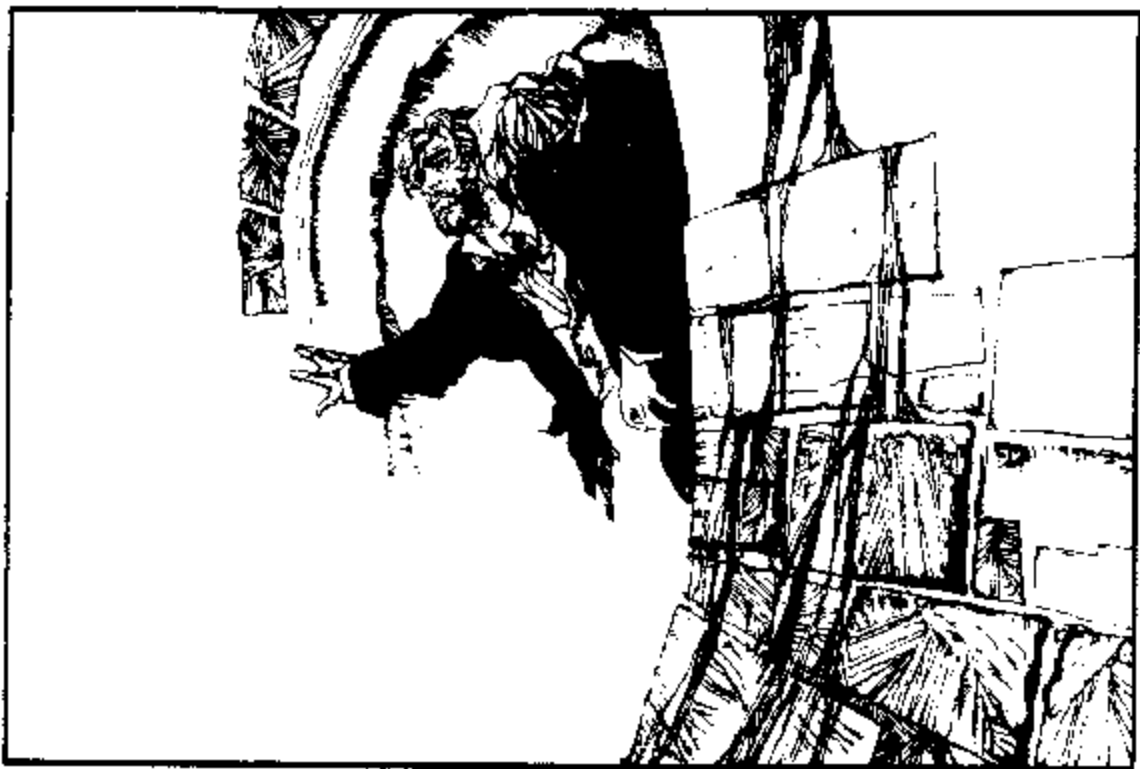
17. 冉阿让绝望地看着地面，仿佛要用眼睛在地上挖出一个藏身的窟窿。他猛抬头，看见几步外的地上有一扇铁栅栏门，越狱的老本领好象一道亮光在脑中一闪。



18. 他搬开铺路石，掀起铁栅栏，背着马吕斯，爬进了黑沉沉的洞里。这是巴黎的下水道。仅仅是一步，他从极端的危境到了绝对的安全地带。



19.这是地下迷宫 这里到处是恶臭、潮湿、阴森、夹杂着哗哗的水声，令人毛骨悚然



20. 冉阿让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感到干渴、饥饿、疲惫不堪，
背上的马吕斯也越来越沉。可是出口在哪里呢？难道就这样在黑
暗中消耗尽最后一丝勇气和体力，成为两具尸骨？



21.他挣扎着，走了不知多少时间，一道微弱的光线使他看见自己的影子，看见巷道墙边有条长凳。冉阿让把马吕斯放在长凳上，撕下自己的衬衫，替他包扎。



22. 他解开马吕斯的衣服，发现口袋里有一本笔记本。他打开本子，借着从出气洞透进来的微光，看见本子上写着遗言。



23. 他休息了一会，略略恢复了些力气，又顺着向下倾斜的沟道走去。脚下的淤泥越陷越深，他双手高举着马吕斯，泥浆没到了他的头颈……



24.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冉阿让的脚触着了了一个支点，踩上了大块石板，仿佛踏上了生命阶梯的第一级，绝路逢生了。他沿着石板，一步一步走出了泥沼，但他已耗尽力气，腿一软，跌倒了。



25.他挣扎着站起来，浑身泥浆直淌，恶臭熏人，可他心中充满了奇异的光彩，他又背起垂死的马吕斯，继续上路。



26.他拼命走着，直走到阴沟的拐角处，忽然见到了刺眼的亮光。呵！终于找到下水道的出口了！他兴奋得忘了疲惫，再也不觉得马吕斯的沉重，迎着亮光奔去。



27. 奔到洞口，一座铁门拦住了去路，一把大锁把它固定在石头门框上。冉阿让疯狂地摇着铁门，可是它纹丝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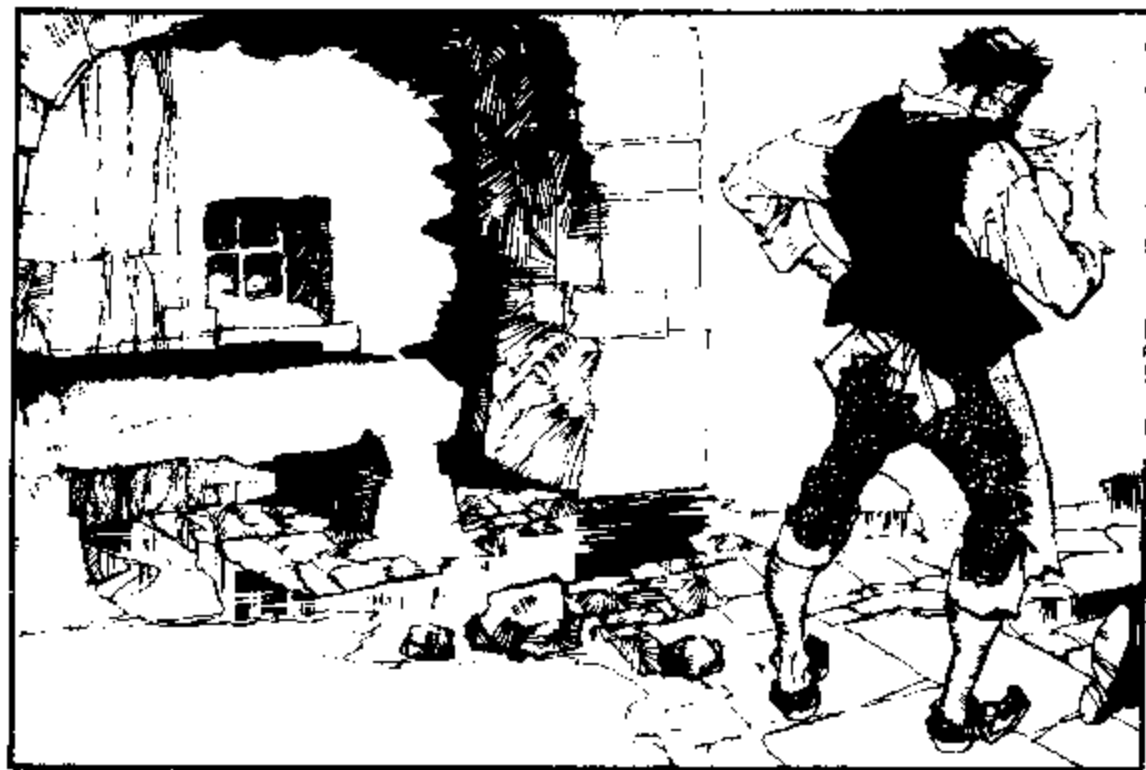
28.啊! 他被阴暗而巨大的死网网住了，一切都完了。



29. 忽然有人拍了一下冉阿让的肩膀，轻声地说：“喂！两人平分。”冉阿让吃了一惊，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的人竟是德纳第



30. 这些天来，德纳第乘混乱到处捞浮财，他还偷了下水道铁栅门的钥匙。这会儿他以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沉着脸问：“你打算怎么出去？”冉阿让默然不语。



31. 德纳第看看躺在地上的马吕斯，得意地说：“嘻，伙伴，你杀了人，捞了一把，必须出去。我呢，我有钥匙，你看！你也让我看看你的钱袋，咱们对半分，我给你开门。”



32. 冉阿让伸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总共只有三十个法郎。德纳第放肆地摸摸冉阿让的口袋，果然什么都没有。他做了个鬼脸说：“怎么，没捞到多少钱？”一把将三十法郎抓了过去。



33. 德纳第又翻了翻马吕斯的口袋，也是空空的。他趁机偷偷撕下一角衣襟。他想，这块破布以后可能会帮助他认出被害者和凶手。



34. “杀人只得这么一点钱太少了。”德纳第一边嘟囔着，一边取出大钥匙，“你既然付了钱，出去吧！我给你开门。”他用钥匙打开了铁栅门的锁。



35.冉阿让走出了下水道，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使他精神一振。夜把无极的一切温存撒在冉阿让的头上，他不觉沉浸在祈祷和出神之中。



36. 冉阿让回过神来，弯腰用手心捧了点水，轻轻地洒在马吕斯的脸上。马吕斯仍然闭着眼睛，但他那半开的嘴巴在微微呼吸。



37. 突然，冉阿让感到背后似有动静。他转过身来，见薄暮之中现出了个象鬼魂似的人来。他是沙威。



38. 您抓住我了。其实自从我给您地址后就没有从您那儿逃脱的打算了。我可以跟您走，只是让我先把这个青年人送回家。”说着，冉阿让把马吕斯的笔记本递给沙威。



39. 沙威看看马吕斯，沉着脸说：“这人是街垒里的。”他转身叫了声：“车夫。”



40. 马车向受难修女街飞跑。车中是冰冷的沉默。冉阿让象一个亡魂，沙威好象魔鬼，马吕斯象死尸，这悲剧性的三个人仿佛在凄惨的路灯的闪光中默默地对质。



41. 马车到达了目的地。沙威敲开了大门,对睡眠惺忪的仆人说:“有个叫吉诺曼的人吗?”“这儿就是。”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马吕斯抬进屋去。



42. 仆人把吉诺曼先生找来了。老人一见死尸似的马吕斯，失声痛哭：“啊！他死了，到街垒去让人杀了！为了恨我，对付我，他才这么干！啊！我真是命中遭灾！”



43. 忽然，他发现马吕斯还有呼吸，大叫道：“快！快去请医生！他还活着！”屋里乱作一团。



41. 这时，沙威碰了一下冉阿让的肩头。冉阿让立即会意，转身朝楼下走去，沙威紧紧跟着。这种神情叫人看了恐怖。



45. 他们又登上了马车。冉阿让说：“侦察员沙威，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让我回一趟家，以后随您怎样处理我。”沙威沉默了片刻，然后对车夫说：“武人街七号。”



46.一路上他们沉默无语：然而这对老冤家各自又在想些什么呢？



17. 马车停在武人街口，沙威和冉阿让下了车，步行到七号门前。沙威用一种奇特的表情说：“我在这儿等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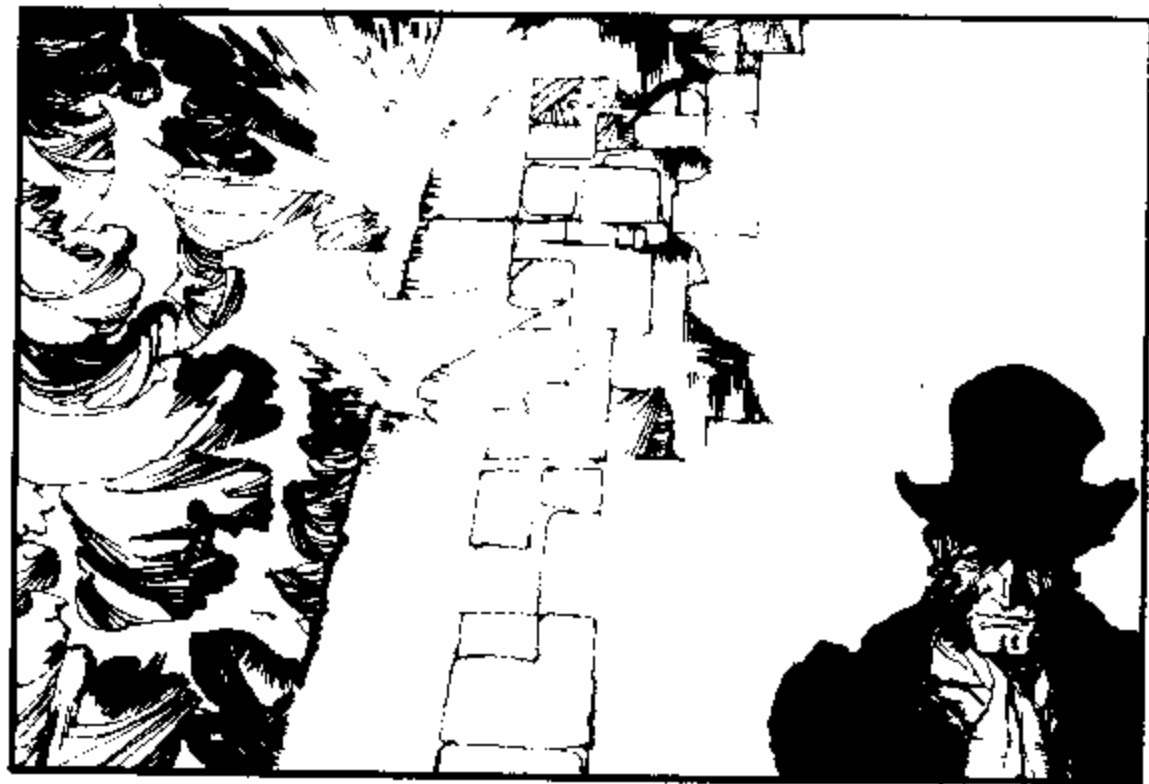
48.冉阿让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上楼去，心里在苦思冥想：该怎么跟珂赛特说呢？珂赛特失去了保护人又该怎么生活呢？



49. 冉阿让上了二楼，从窗口向街心望去，竟然意外地使他惊喜得发了呆：街灯通明，沙威不见了。



50. 沙威在塞纳河畔徘徊，他的心象塞纳河的波涛一样汹涌奔腾。他生平第一次这样垂头丧气，惶恐不安。



51. 沙威痛苦异常。冉阿让饶恕了他，使他感到困惑、压抑。沙威也饶恕了冉阿让，使他感到自己在犯罪，陷入了绝境之中。



52. 马德兰先生的形象在冉阿让后面出现，这两个人的面目重叠起来，变成一个人，一个可敬的人。



53. 多少年来他一直在追捕冉阿让，要把这个罪人交给法律。但是现在他无法做到，仿佛有个声音在责问他：“好啊！出卖你的救命恩人！”他感到自己的人格低下。



54.多少年来，沙威靠着盲目的信仰生活着，由此产生一种黑暗的正直。今天，他看见黑暗中升起一个道义的太阳，他被迫承认善良是存在的。



55. 沙威感到冉阿让是善良的，自己放了他也行了善。然而却又犯了可怕的违法罪行！沙威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罪行之间：让人逃脱之罪和逮捕此人之罪！他茫然不知所措。



56. 他感到一种奇特的苦痛，一种良心在除去蒙蔽之后的痛苦。他感到自己的信念已经动摇，权力在他思想里已经死去，没有理由再活着。他跳进了波涛滚滚的塞纳河中。



57. 沙威的消失教冉阿让感到奇怪。后来他从公告上得知沙威淹死在塞纳河里，这才知道自己摆脱了沙威。



58.珂赛特从父亲嘴里听说马吕斯受了重伤，伤心得整天哭泣。冉阿让不得不替她上吉诺曼家探听马吕斯的病情。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59. 马吕斯在医生的治疗下终于摆脱了死神,从高烧和昏迷中清醒过来。但是街垒的战斗情景,象烟雾一样在他脑海中飘浮,经久难散。



60. 他一直想弄明白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是谁送他回家的。可是四周的人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他更想念珂赛特，他坚信自己的生命和珂赛特是分不开的。



61. 一天清晨，外祖父正在和马吕斯谈天，管家进来通报：“那位老先生又来了，今天还带着一位姑娘！”外祖父神秘地一笑，吩咐说：“请！”因为他曾和这位老先生会晤过几次了。



62.是谁来了？啊，是珂赛特，是太阳！她出现在门口，好象有个光环围绕着她脸。



63. 马吕斯惊喜得浑身战栗，喘不过气来。连吉诺曼也失声喊道：“呵！真可爱！”



64. 陪同珂赛特进来的是一位白发老人。他态度庄重，脸含微笑，这是一种捉摸不定和沉痛的微笑。他是“割风先生”，也就是冉阿让。



65. “割风先生,我荣幸地替我的小外孙彭眉胥男爵向小姐求婚。”吉诺曼向冉阿让鞠了一个躬。“割风先生”也鞠躬致答。



66. 吉诺曼转身向马吕斯和珂赛特祝福：“允许你们相爱了。”

这时邂逅相遇的情人四目相对 如痴如醉。



67. 吉诺曼看着珂赛特，说：“这姑娘多美，真是上帝的杰作！”然而，他发愁了：“糟糕，我如今是靠终身年金过活，只要我活着，生活还可以。但我一死，你们将一无所有，那时你的纤白小手就得过最操劳的日子啦！”



68. “不，欧福拉吉·割风小姐有六十万法郎。”冉阿让严肃安静地说。他把厚厚一个纸包放在桌上，轻轻地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一叠钞票。



69. 从这天起，马吕斯和珂赛特天天见面。他们诉说着相互的爱恋，憧憬着即将来临的幸福，把周围的一切都忘怀了。



70. 马吕斯和珂赛特的婚期定在二月。冉阿让为解决珂赛特的身分问题而奔走，他把珂赛特安排成修道院园丁割风的女儿，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这样既可以不说出她的出身，又不至受到自己苦役犯身分的牵连。



71.珂赛特知道了被她叫了很久“父亲”的人却不是亲父，而只是一个亲戚，一个保护人，不免感到难过。然而在热恋的幸福中，这一点阴影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72. 一天，马吕斯向冉阿让和珂赛特说了自己的心事：他为父亲感恩，要找到德纳第；他为自己报答，要找到那个把他从街垒里救出来又送回吉诺曼家的人。他一定要还清欠下的恩情。割风先生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



73. 大喜之日终于到来。这对新人容光焕发，马吕斯觉得珂赛特在圣坛上，珂赛特觉得马吕斯在荣光中。他们经历过的苦难，成为欢乐的衬托，他们的不幸构成了幸福的光圈。长期恋爱的苦闷使他们感情升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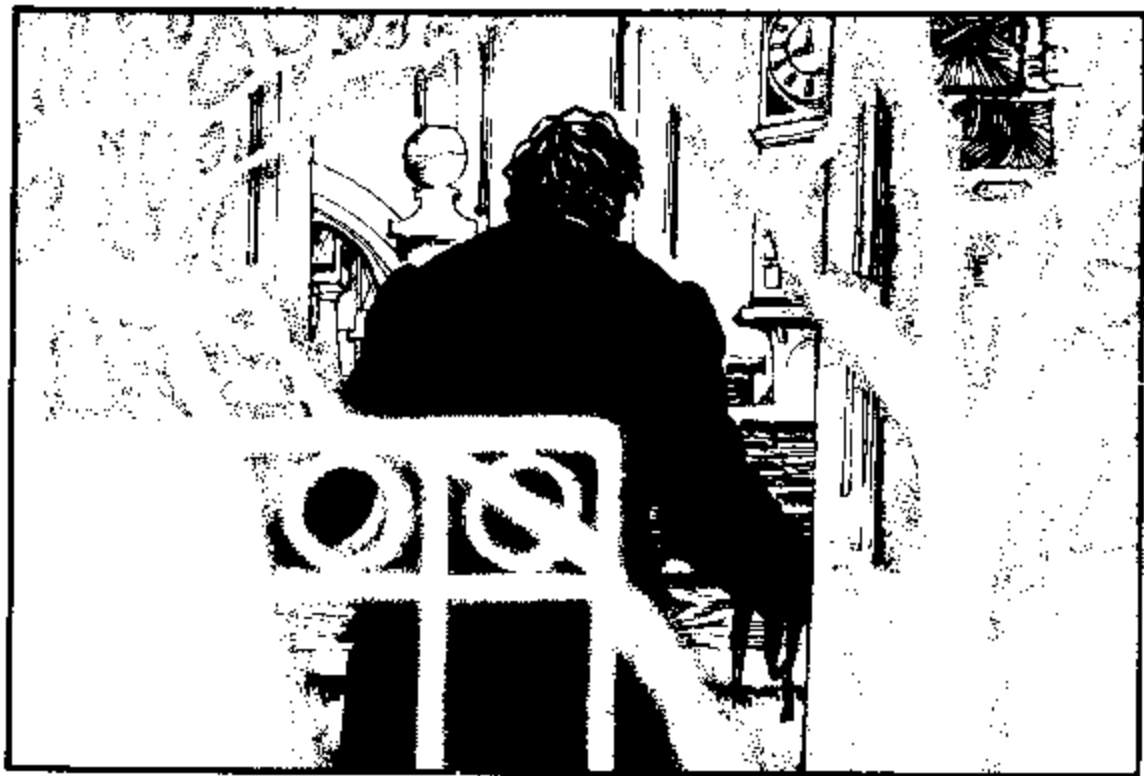
74. 酒宴将要开始时，人们忽然发现“割风先生”不见了。这时管家向吉诺曼说：“割风先生要我转告大家，他的手受了点伤，有点痛，不能陪男爵先生和夫人用餐，请大家原谅。他明天早晨来。”



75. 这一意外的事件给喜宴带来片刻的扫兴,好在老外公的兴致能抵两个人,几分钟后,来宾已经笑逐颜开。至于珂赛特和马吕斯,他们正处在受祝福的时刻,大概连上帝不在也不会惋惜的。



76. 冉阿让并没有走远，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街角黑暗处，倾听着从酒席上传来的欢乐声。他从一片喧哗声中辨别着珂赛特那温柔而愉快的声音。



77. 他步履艰难地回到了武人街，这里已是人去楼空。珂赛特走了，她的一切物品都带走了，女仆杜桑也跟着她离开了。



78. 冉阿让回到自己房中，打开了随身的小箱子，拿出一套黑色的小衣服，那是十年前珂赛特离开孟费郇时穿的孝服。顿时，旧时的景象又展现在他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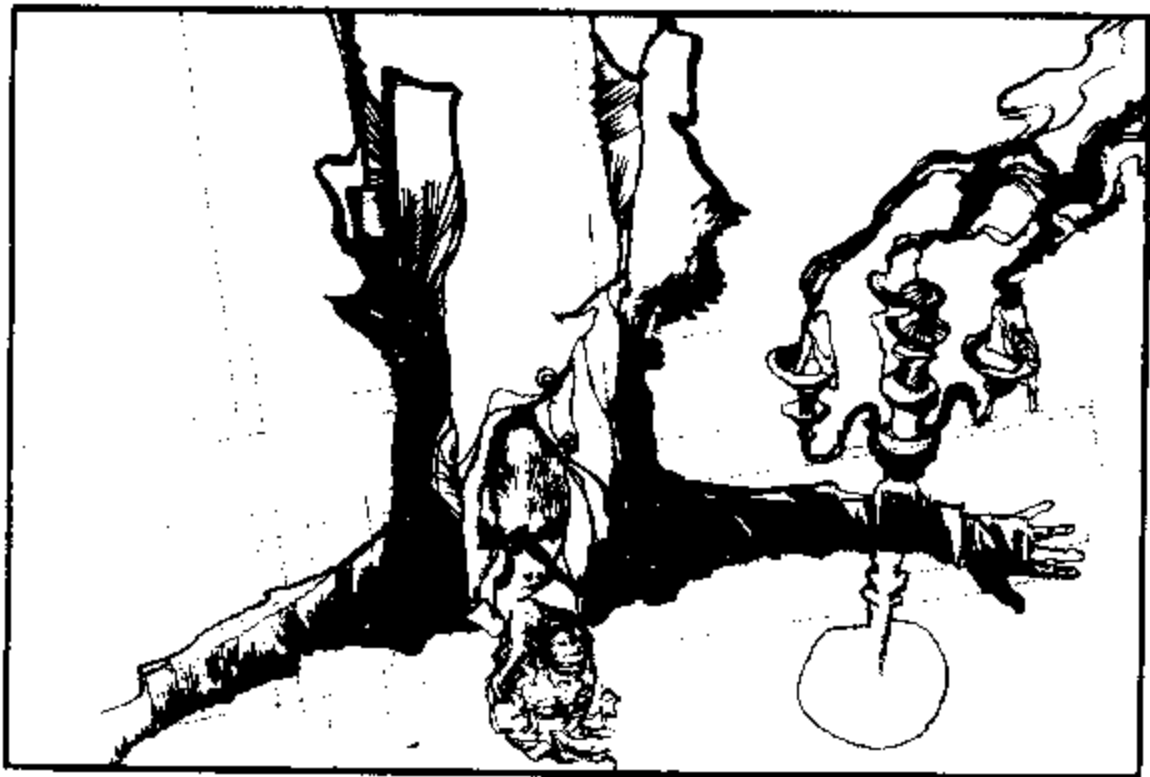
79.当年，小珂赛特在世上只有冉阿让一个亲人。而今，这房子里只留下白发苍苍的冉阿让。这坚强的老人把脸埋在珂赛特的衣服里，他的心碎了，他在沉痛地哀嚎。



80. 他在黑暗中被自己的良心所擒。这颗狂热追求正义的良心多少次把他箍紧而压服！他悲惨的一生有过多少次伤病，多少次重新站起来。这良心光芒四射，在安静地向他说：“现在平安无事了！”唉！这是多么凄惨的平安！



81. 冉阿让一手创造了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幸福。然而,他是否硬要挤进这一幸福中去,把法律上不名誉的灾祸掺杂在他们两人的幸福里呢?



82. 他的思想在苦痛地搏斗。他衡量、默想, 考虑着这个在轮番起落的光明和黑暗的神秘天平。一边牺牲珂赛特, 另一边是牺牲自己。他经过漫漫长夜的苦思, 决定独自沉入深渊!



83.第二天早晨，冉阿让来到了吉诺曼家，让管家去把马吕斯请来，说是要和他个别谈话，不惊动夫人。



84. 不一会，马吕斯满面春风地来了，他见到冉阿让，连忙亲热地叫道：“父亲，您的手好些了吗？我们俩一直在谈您，我们为您准备了一间舒适的寝室，你也来分享我们的幸福吧！”



85. “先生，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您，我过去是个苦役犯。”冉阿让解去吊在右手上的黑领带说，“看，我手上什么伤也没有，这是为了避免参加你们的婚礼，避免在婚书上签字，加上无效的东西。”



86.冉阿让郑重地说：“我是一个农民，真名叫冉阿让，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曾在苦役场呆过十九年，目前是个违反放逐令的人。您必须相信这一点，虽然我们这种人的誓言，法律是不承认的。”



87. “珂赛特是个没有父母的孤儿，她需要我。我对她尽到保护人的责任。至于那六十万法郎，那是一笔托我保管的钱。”其实这是冉阿让从海滨蒙特荷出逃时，从银行取出的存款。



88. 马吕斯知道眼前这个如此平静的人是不可能撒谎的。然而他仍然不解地问：“您既然没有被告发，也没有被追捕，为什么自己来承认这件事？向我说这些话呢？”



89. “为什么？”冉阿让自言自语地说，“就是我的良心。我把这一切瞒起来，和您们共同生活，象一家人一样。不可能，我没有家，我不属于人类的家庭。从我把孩子嫁出去的那天起，一切就结束了。



90.“一个诚实的人,无权使自己的苦难成为别人幸福的拖累。不错,我只要不说,一切就会照旧。不泄露其实很容易,而在您面前说出我的秘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下的决心,我斗争了一整夜!



91.“您问我为什么要说出来？是的，我是被告发了，是被跟踪和被追捕了！被谁？被我自己，被诚实的良心。”



92. 冉阿让抬起了头，白发飘动，态度尊严。他是那么高大，似乎顶到了天花板。马吕斯战栗着说：“我的外祖父有些朋友，我们将设法使您获得赦免。”



93.“不，那是无济于事的。别人以为我已死去，死了的人不会再被监视的。我只需要一种赦免，那就是我自己良心的赦免。只是，我恳求您用最神圣的诺言答应我，不要告诉珂赛特，这会让她惊骇。”



94.“您放心吧，我一定替您保密。”马吕斯感到自己和眼前这个人产生了距离，他补充说，“关于您忠实地转交来的那笔款子，应该酬谢您，您提个数字，一定会如愿以偿。”



95.“谢谢您，先生。”冉阿让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有气无力地说，“我是否还能再会见珂赛特？”马吕斯冷冷地回答：“我想最好不再见面。”



96. 冉阿让面色青灰，凄怆地诉说：“先生，我确实非常希望见她，要不，我就不会向您承认这一切而离开这儿了。十年来我们相依为命，现在要分开，这实在太困难了。”



97. 冉阿让恳求说：“我不会经常来，也不会呆很久。我只是在黄昏来一会儿，让我看看她。我只有这一点安慰了。”马吕斯想了想，说：“您每晚来吧，珂赛特会等着您。”



98. 冉阿让走后, 马吕斯心乱如麻, 他想: 这个苦役犯自动暴露身分, 出自什么动机? 还有给珂赛特的六十万法郎, 这钱清白吗? 他是唯一知道这笔钱的秘密的人, 他本可全部留下, 但他全部归还了。



99. 马吕斯想起容德雷特破屋里那位受害人在斗争中古怪地坚持缄默，后来逃走了，原来他是个逃犯；想起这老人曾出现在街垒里，但他没有参加斗争，可是沙威是他拖出去杀了的。很清楚，他是为了复仇。



100, 一种压倒一切的厌恶在支配着马吕斯。他为自己和珂赛特的幸福而担忧, 他想, 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就得把这个惹祸的人从家中赶出去。他开始后悔自己答应了冉阿让的要求。



101.第二天黄昏，冉阿让来看珂赛特。佣人将他带到一间昏暗潮湿而又矮小的地下室里，这里没有家具，到处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102.珂赛特来了，她美丽得令人仰慕。她大声说：“父亲，我知道您的怪癖，但我再也想不到会有这一着呢！马吕斯告诉我您要我在这里接待您。”



103. 冉阿让默认了。他只要能够见到珂赛特，至于在什么地方见面，那又有什么呢？于是他说：“是的，是我。”珂赛特把面颊凑过来：“父亲，先来吻我。”冉阿让一动不动，好象他的脚被钉在地上了。



104. “这可严重了,”珂赛特说,“我怎么得罪您了?不是真的话,那快快和我一同到客厅去吧。”“不行,夫人,您知道,我有我的怪癖。”“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105. “您是夫人了,”冉阿让说,“别叫我父亲,叫我让先生。”珂赛特惊讶地问:“让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您不是父亲了?我也不是珂赛特了?您不愿来和我同住!我怎么得罪了您?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106.珂赛特温柔地说：“啊，请您仁慈点吧！”冉阿让象失去理智那样，热烈地把她紧抱在胸前，好象觉得又把她找回来了。



107. 这以后，冉阿让每天都在同一时刻来看望珂赛特，但是他设法使珂赛特渐渐地和他疏远。有一天珂赛特忽然问他：“您曾是我的父亲，现在不是了，您本是割风先生，现在却成了让先生了。我不喜欢这样。”



108. 冉阿让那年老阴沉的脸上闪过一道快乐的光。他关照珂赛特：“叫让。”她一边大笑，一边喊了声：“让先生。”“很好，”他说着，转过身去不让她看见他那辛酸的眼泪。



109. 一天，当冉阿让走进地下室时，不禁感到一阵震惊，椅子不见了。他立即意识到主人有逐客之意。珂赛特惊叫道：“椅子到哪里去了？太不象话！”冉阿让结结巴巴地说：“是我叫佣人搬走的，因为我只呆几分钟就走。”



110. 第二天冉阿让没有来，以后的日子他也没有再来。珂赛特差女仆去问。女仆回来说：“老先生出门作一次短期的旅行去了。”



111.从此以后，冉阿让再也没有去看望珂赛特。但他每天晚上都走到受难修女街，伫立在拐角处，望着那幢房子，目光凄惨，潸然泪下。



112. 从一八三三年春到夏，慢慢地，这老人已走不到受难修女街了，他靠扶着墙壁艰难地迈步。人们见了，说他是个傻子。



113. 冉阿让的生命在一点一滴地耗尽，他已没有力气出门。在马吕斯婚前，他还不象个五十岁的人，可是这一年抵得三十年，他的额头上已不是年龄的皱纹，而是死亡的痕迹。



114. 他已一个星期没有起床了。此刻他挣扎着起来，吃力地拿起笔给珂赛特写信。他要告诉她，那六十万法郎是靠自己汗水挣来的，是清白的。



115. 笔从冉阿让手中跌落，他从心底发出了一阵失望的哀号：“难道再也见不到她了？唉！一分钟也罢！上帝，难道她向我微笑，对我说几句话会有损于人吗？不，完了，我形单影只，永远见不到她了！”他昏了过去。



116. 这时，马吕斯正在会见一位自称德纳的不速之客。德纳神秘地说：“男爵先生，我有一个秘密向您出售，一个和您有关的秘密。”



117. “一个秘密？”马吕斯惊疑地问。德纳得意地说：“男爵先生，您家有个杀人犯和盗贼！我说的不是往事，而是眼前尚未被法律发现的事。这个人是苦役犯，叫冉阿让。”



118. 德纳接着说：“我还有一个秘密，这与男爵夫人的财产有关，这个特殊的秘密可以出售，价钱便宜，两万法郎。”



119. “这些秘密我也知道。”马吕斯猜出了这来人是谁，便哈哈大笑，说：“就象我知道冉阿让的名字一样，也知道您的名字，您又是容德雷特，又是法邦杜，又是诗人尚井洛……您的真名叫德纳第。”



120. 马吕斯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五百法郎的纸票，摔向德纳第，说：“您这个坏蛋，拿着。”他感到自己已经实践了父亲的遗嘱，还清了一位英雄欠了这个贼的情。



121. “五百法郎！谢谢！”德纳第抓住纸票惊惶失措地鞠了个躬。但是他不解这个青年竟如此冷酷而又如此慷慨，叱责骗子象法官，赏他钱时又象受骗的傻瓜！



122. 马吕斯想乘机向德纳第探听珂赛特财产的来源，说：“我也有我的情报，冉阿让是个杀人犯和盗贼，因为他抢劫了一个富有的工厂主马德兰先生，他还杀死了警察沙威！”



123. 德纳第哈哈大笑说：“男爵先生，您搞错了！冉阿让本人就是马德兰先生，他决不会抢劫自己！他没有杀死沙威，因为沙威是自杀的。”



124. 马吕斯气急败坏地说：“拿出证据来！”德纳第从包里拿出两张发黄的纸：一张是1823年7月25日的《白旗报》，登载了马德兰先生被捕的消息。另一张是1832年的《通报》，证明沙威的自杀。



125.看了这些无可怀疑的证据，马吕斯欢快地叫出声来：“这么说他就是马德兰先生，整整一个地区的护卫者！他又是沙威的救命恩人！好人啊！他是个英雄！是一个圣人！”



126. “不！他不是圣人，更不是英雄，他是杀人犯和盗贼！”

德纳第一阵冷笑，“好吧，我直说了，酬劳由您慷慨赏赐好了。”



127. “一年前暴动的那天，我因为某种原因躲在巴黎的大阴沟里，正巧看见冉阿让背着一个死尸，浑身是血。看来他杀了人又不想让人发觉，故而冒着危险也躲到了那儿。



128. “为了给死者伸张正义，我偷偷撕下死者的一块衣襟，”
德纳第从口袋里取出一块黑呢碎片，说，“看，这是物证！”



129. 德纳第满有把握地说：“男爵先生，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被杀的年轻人身上有着大量钱财。”



130. 马吕斯打开壁橱，拿出一件沾满血迹的旧衣服，将这块碎呢片凑在缺去的衣摆上，撕口完全吻合，破布正好补全了那件衣服。



131. 马吕斯气得脸孔惨白，愤愤地说：“啊！你这卑鄙的东西！你是来诽谤他的，却证明了他无罪！你来陷害他，反而使他更加荣耀，德纳第先生，你的恶行足够进监狱。”



132. 马吕斯取出三千法郎，丢给德纳第：“拿去，为的是你曾在滑铁卢救过一位上校！可恶的骗子，带着你的家人到美洲去吧！我要监视你的动身，到时我给你二万法郎。你滚吧，永远不要再来！”



133. 德纳第惊喜莫名。他本以为这下可要倒霉了，谁知上千法郎象雷击那样劈头盖脸而来。他赶紧拣起钞票，深深地鞠了个躬：“男爵先生，感恩不尽。”转身便走。



134. 冉阿让那崇高而惨淡的形象，他那绝无仅有的美德显示在马吕斯眼前，这形象显得伟大无比。马吕斯激动得发疯似地对珂赛特说：“啊！我的上帝！是他救了我的命！”



135. 马吕斯不由分说地拖着珂赛特上了马车。他沉痛地对妻子说：“一切都弄清楚了，他做了你的保护人，又成了我的保护人。我是个可耻的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36. 马车在武人街七号门前停下，马吕斯拉着珂赛特冲进大门，奔到房门口，急急地敲了几下门。房里传出冉阿让那微弱的声音：“进来。”



137. 马吕斯推开了门，珂赛特大声叫道：“父亲！”冉阿让在椅上竖起身来，张开颤抖的两臂，神情惊恐，脸色惨白。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虚弱到极点，但他的目光里显出无限欢快。



138. 老人悲喜交集，精神错乱，结结巴巴地说：“珂赛特，是您！夫人，啊！我的上帝！”珂赛特一阵心酸，扑倒在冉阿让的怀中。



139. 目睹这悲惨的情景，马吕斯不觉凄然。他为自己的过失而深感悔恨和内疚。他噙着眼泪，哽咽着喊了声：“我的父亲！”



140. “您也来了。您也原谅我了！谢谢。”冉阿让说。



141. 冉阿让神情恍惚地说：“我真傻！我以为见不到珂赛特了。我是个悲惨的人，我实在十分需要来看看珂赛特，一颗心，需要一点寄托。但是我又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



142. 马吕斯哭出声来：“父亲，您为什么不把一切告诉我？您是马德兰先生，为什么不讲？您救了沙威，为什么不讲？您背着，使我避开一切死难，而自己却承受一切。”



143. “嘘！嘘！”冉阿让轻声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觉得自己应该走开。如果我说出来，您就要留我在你们身边。这样大家就会感到拘束了。”



144. “父亲，回去吧，我们要把您接去，一起生活，我们再也不分开……”珂赛特和马吕斯跪在老人身边，泪如泉涌，诉说着自己的过失和残酷，苦苦哀求老人的原谅。



145. “明天，我不会在这里，但也不会您的家里。”一大颗眼泪，灵魂里幽暗的珍珠，慢慢地在冉阿让眼里出现。他断断续续地说，“她来了！她在这里了！上帝是慈悲的。”



146.珂赛特握住老人的手，惊讶地说：“我的上帝！您的手更冷了，您有病吗？”“我吗，没有病，我很舒服，可是……我马上就要死了。”冉阿让轻声地说。



147. “要死了!”马吕斯惊叫道。珂赛特发出凄厉的叫声:“父亲!我的父亲!您要活下去,听见了吗?”“噢,是的,禁止我死吗?谁知道。你们来时我正要去死,现在我觉得好象又活过来了。”



148. 冉阿让凝视着珂赛特，好象要把她的形象带到永生里去似的。他虽然已沉入黑暗深处，但是望着珂赛特，他会出神，这个温柔的容貌使他苍白的脸发出光芒。



149. 看门老妇人请来了医生。医生给冉阿让诊了脉，又看看珂赛特和马吕斯，说：“啊！原来他缺少的是你们。可是你们来得太迟了！”



150. 看门的老妇人向垂死的人说：“您需要一个神父吗？”冉阿让抬起头，眼睛看着前方：“我已有了一个。”他好象看见有个人。大概主教真的在这临终的时刻来到了。



151.冉阿让转向马吕斯说：“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关于六十万法郎，这钱是清白的，是我们成功地做出了这些玻璃饰物，和被称作伯林的饰物竞争所赚得的钱。这一切我都已写在这张纸上，你们以后看吧！”



152. “壁炉上的这对烛台留给你们，它是银的，但对我来说是金的，钻石的。我不知道把它赠给我的那一位在天上是否对我感到满意，我已尽我所能了。



153. “孩子们不要哭，我去不了多远。我从那儿看得见你们
当天黑的时候，只要你们注意瞧，会望见我在微笑。



154. “珂赛特，你还记得孟费郇吗？我们一起藏身修女院，种种游戏，童年时代欢畅的嬉笑，都已消失了。现在我把你母亲的名字告诉你，她叫芳汀。她吃过很多苦，她的痛苦正与你的幸福成对比。



155. “孩子们，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一个穷苦人，你们把我埋在随便哪一块地上，用一块石板盖着做记号，这是我的遗愿。石板上不要刻名字。”



156.珂赛特和马吕斯悲泪哽咽，他们靠着冉阿让的手，这庄严的手已不再动弹。他死了。



157. 夜，没有星光，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大天使展开着双翅在等待着这个灵魂。



158. 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一个荒僻的角落里，在茅草和青苔之中，有一块石板。这块石板被雨露冲洗，光光秃秃，上面没有名字。但是石板上有用铅笔写的四句诗，如今只能依稀可辨。